

《素食者》中非暴力意象的隐喻功能书写

韩金桥, 孙桂芝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4日

摘要

文学意象凝聚着历代作者、读者共同积淀的心灵感受、阅读体验和审美经验。作为韩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 韩江的书写特质在于以意象引导情节来扩容隐喻空间, 意象也因此成为读懂韩江审美倾向、生活审视以及社会认知的有效索引。在《素食者》这部作品中, 韩江在意象刻画与暴力批判之间建立了有意关联: 梦境作为女性过去与未来的共生容器, 暗示对现存暴力的觉醒与挣扎; 植物作为形神异变的载体, 探寻摆脱暴力的方式; 颜色则是潜在人格、认知与情绪的显化, 补充了受暴、反暴的艰难与思考。《素食者》中三大意象彼此交融、相互支撑, 是韩江从直面、反思暴力走向抵御暴力的艺术哲思, 更是韩江向内重构的生命美学吁求。

关键词

《素食者》, 意象, 非暴力, 隐喻

The Metaphorical Function of Non-Violent Imagery in "The Vegetarian"

Jinqiao Han, Guizhi S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Received: July 9,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Literary imagery embodies the collective spiritual feelings,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by authors and readers over time.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emal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Korea, Han Jiang's writing style lies in using imagery to guide the plot to expand the metaphorical space. As a result, imagery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index for understanding Han Jiang's aesthetic tendencies, life scrutiny,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the work "The Vegetarian", Han Jiang establishes an inten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rtrayal of imagery and the criticism of

violence: Dreams serve as a symbiotic container for the past and future of women, hinting at the awakening and struggle against existing violence; Plants act as carrie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orm and spirit, exploring ways to escape violence; Colors manifest latent personality, cognition, and emotions, supplementing the hardships and thoughts of being victimized and resisting violence. The three major images in “The Vegetarian” interweav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representing Han Jiang’s artistic philosophy of moving from facing and reflecting on violence to resisting it, and also her inner reconstruction of life aesthetics.

Keywords

“The Vegetarian”, Imagery, Non-Violence, Metaph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4年韩国女作家韩江因小说《素食者》“以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深刻的历史意识、细腻的女性体验、对暴力的叩问反思构成了韩江书写的内在气质,诗意的叙述话语、凝重犀利的笔锋刻画出韩江文学的外在形态,这是韩江文学标签式的成就,更是其风格特色借助意象的灵活运用在《素食者》中的集中爆发,凝练了韩江写作形与神两脉能量。

当下,国内外诸多研究者关注到《素食者》中的意象书写特色,并进行了不同标准的类型划分与个性研究。国外学界对《素食者》的意象研究以韩国为主要阵地。吴恩烨以“树人”意象为线索,将小说中“树”的形象分别解读为对动物性世界的拒绝、在死亡中重生获得植物性和对极强生命力的渴望[1];金明珠重点关注了血的“花”、花的“性”、火的“树”三个意象,并将它们重新诠释为原始生命力的顶峰和生命奥秘的象征[2]。国内学界目前多集中开展植物意象研究。于智雯立足植物意象,通过花、树和森林意象间的对应,阐释了《素食者》追求艺术纯真、女性艰难生存和反抗现实社会三重主题意蕴[3];于航将植物意象定位为韩江意象书写网络的核心,探究了植物意象背后的边缘群体生存困境、道德隐喻与东方文化伦理[4]。然而,在韩江文学中,意象从不是孤立、个别存在的,各类意象间存在着关联性与整体性,共同表达出韩江抵御暴力的哲思吁求。

“非暴力”是《素食者》思想内涵的核心,不同于对暴力事件的简单否定与抗争,它指向了女性所面对的“施暴与受暴”的不合理生存秩序的彻底消解。作为意象书写网络的关键一环,“非暴力”理想托身于肉食叛逆者英惠,以反思暴力、自我救赎、重建秩序的表现形态描摹了韩江的文学想象。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素食者》中以梦境、植物、颜色为代表的非暴力意象的文本表现,分析每一类意象背后的意义指向,挖掘由非暴力意象群建构的反暴力叙事内核,进而探讨韩江在这部凝练、深邃的小说中所寄托的生命美学追求。

2. 以“梦境”预示女性群体过去与未来断裂、共生

“梦是典型的再现叙述文本,具有明确的文本性和叙述性[5]。”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作家笔下的梦境往往是表现人物心理,特别是潜意识的重要手段。透过梦境,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部分得以揭示,被压抑的欲望也能超越残酷的外部环境得以释放。在小说中,梦境是韩江着力设置的、平行于故事场景的第二重叙事空间。观看梦境,读者与英惠能够在逐渐失序的现实伦理风暴中获得喘息与抽离审视,一旦

走入梦境, 读者则会切身体验到英惠作为女性恶劣的生存境遇。重重梦境召唤读者、促使读者清晰地看见英惠所承受的从童年家庭到成年婚姻未曾间断、更无法脱离的暴力, 进而搭建了反思暴力存在形态、寻觅抵御暴力路径的舆论场。

一方面, 梦境作为讲故事的场所和容器出现, 剥落掉生活行为、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 显化了英惠作为妻子、女儿和女人所遭受的“隐性暴力”。围绕着主人公英惠, 小说一共展开了四场关于梦的叙事, 分别是黑森林噬肉梦、铁锹杀人梦、眼球杀人梦和禽兽双眼梦。在英惠所做的第一个梦——“黑森林噬肉梦”当中, 英惠来到了一间建在黑森林深处的仓库, 仓库的竹竿上挂满了血淋淋的肉块, 血淋到了英惠的白色衣裙, 而英惠也吃掉了一块掉在地上的生肉, 在血泊的倒影中, 英惠无法辨认自己的脸。在第二个梦——“铁锹杀人梦”中, 英惠梦到有人用铁锹钝击了受害者的头部, 行凶杀人并毁尸灭迹。尽管英惠在惊醒后无从忆起行凶者和受害者是谁, 但却清楚记得头部受击的钝重回声和倒在黑暗中的身影。在第三个梦——“眼球杀人梦”中, 英惠成为了行凶者, 她梦见自己用刀砍断了某人的脖子, 甚至还记得手捧眼球时那种滑溜溜的触感。随着身心状况的每况愈下, 英惠长期处于失眠的状态, 在时断时续的浅睡眠中, 英惠不断重复着第四个梦境——“禽兽双眼梦”。英惠感受到在自己的腹部仿佛爬出了一双闪着光的禽兽的眼睛, 随后是破碎的头盖骨和流淌的血。在血肉交织的梦境推动下, 英惠意识到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改变, 这既是生理层面摆脱噩梦的尝试, 也是心理层面认知到身处暴力环境压迫下的必然选择。从决定吃素到以自杀反抗强迫自己吃肉的父亲, 再到出院后与画满花朵彩绘的姐夫交合, 噩梦终于彻底消失。如果说在梦魇中英惠以非暴力的形式重新经历了旧自我在现实世界中所遭受到的暴力, 那么噩梦的退去, 则宣告英惠已经完成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和重新接洽。

另一方面, 梦境剧场内部掀起了觉醒的风暴, 心境的更迭外化了英惠的女性主体自觉与生命走向。纵观《素食者》整部小说, 英惠的梦魇是颇为抽象的, 罪恶的源头似乎只是因为偶然切伤了手指, 但恰恰是鲜血的腥甜唤醒了英惠在心底埋藏许久的创伤记忆, 推动其重新认识自身和生活。从噬肉、被害到加害, 英惠的梦境以溯源的形式寻找着受困的原因。现实中被压榨、驱使的肉体之痛和被折磨、压抑的心灵之重, 如同精神世界的蛋白酶, 溶解了每一个具体事件的物质外壳——即没有因由的恐惧与对抗, 最终在潜意识中发酵, 以“厌肉症”的形式显露于外。当英惠终于回想起那只童年里被父亲虐杀而死的小狗时, 强烈的共情让英惠以第三方的视角再度确认了肉食世界的残酷。正如英惠梦到有人被钝击而死, 在向丈夫追问是“你”杀了“我”, 还是“我”杀了“你”, 抑或是任何人的过程中, 悬置的答案使身处无形的暴力环压下的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你”、“我”都有可能成为杀者或被杀者。然而, 梦境的说服力远远小于事实本身, 更何况理性的追问还是以非理性的形式进行, 因此英惠被视作患有精神疾病的“狂人”, 无法得到外界甚至是亲人的理解, 只能得到更为强烈的压制。至此, 英惠彻底对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感到失望, 并产生了深深的抗拒。当读者跟随作者的指引走近、辨认出这座由泪与血雕镂而成的梦境堡垒隐喻时, 就真正面对了英惠的生存困境——女性身处现实与艺术、现在与未来的裂隙之中。

《素食者》中梦境意象的运用策略, 成功引导读者凝视女性群体生存焦虑, 也帮助韩江实现了对传统梦境书写模式的突破和创新。如果《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被塑造成真实世界里异化的人类, 韩江则努力让英惠成为异化世界里最真实的人类。韩江并没有将鲍德里亚所说的“神秘知者”身份赋予人物以外的任何个体, 而是将“秘密的处所”安置在了英惠本我的探索中。站在英惠的对面旁观, 读者可以很轻松地得知每个人反对其吃素的原因, 然而, 若试图与她并肩以寻求共情, 她那些碎片式、高度感性的言语却断然筑起了高墙: “那些生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我心里” ([6], p. 49)、 “没有人可以让我呼吸” ([6], p. 49)、 “我为什么不能死?” ([6], p. 161)等等。当女性在梦中不可控制地咀嚼肉与鲜血时, 人物对安全感的需求不断提升, 这不仅是个人潜意识的爆发, 更标志着本应私密的梦境场所被强行置入了施暴者的监控之下。梦境作为“肉食世界”展览的场所, 与作品中英惠生活的现实场景交叠出现, 当虚与幻的边

界变得模糊,当意识的清晰流动被割裂,整部作品就呈现出一种诡谲的梦幻效果,喻示着历史的、性别的、旧有的秩序的失活,并为植物世界的产生与建构培植了土壤。

3. 以植物意象搭建女性与世界对话的机制

植物由于春生冬落的自然习性,往往被视作是循环往生的富有神性之物。在人类的孩提时代,变身成为花木的心愿是泛灵观念下对万物的贴近、对美的追寻与神灵的膜拜,而在现代作家的笔下,人向植物变形则成为演绎“人何以为人”这个文学母题的路径之一。

丰富的植物文学写作,蕴积着韩国文人与花草共感共通的审美经验,怜花惜草的审美情感也逐渐延伸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花朵香艳美丽,且花落之后常结有子实,与女性姣好的面容、阴柔的气质以及孕育的能力有着多种相似之处,植物的神性与人自身的灵性之间的共通之处逐渐被挖掘。被誉为“草花诗人”的韩国诗人罗泰柱专注于花事写人,借无名的花草书写生活细微之处,表达人性中的至善与纯真。韩国诗人文贞姬则以花行事,写“婚姻是蓝花盛开的痛苦的神殿”,即使妻子幻想着“有空就去摘玫瑰吧”,享受爱情的泡影,但灵魂早已被磨杀,只剩一具扭曲的骷髅[7]。在《植物妻子》中,韩江探讨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生存境遇。女主人公在丈夫冷暴力的压制与漠视下,最终化作一株只需阳光和水便能存活的盆中之花。这种通过变形实现的逃离与新生,使该作堪称韩国版的《变形记》。

在《素食者》的植物哲学探讨中,从叛逆到觉醒,英惠由噩梦中脱身,借助花朵激烈但又短逝的生命激情,向外界宣告了女性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在消融暴力的潜意识支配下,英惠首先将目光放置在了花朵之上,花的绚烂能够填补空白、净化丑陋,却也会招致攀折、受到摧伤。因此,英惠渴望通过花朵彩绘的形式获得生命力的外在绽放,但姐夫却通过花朵彩绘遮掩内心的龌龊与贪婪。美丽而危险的花,可以让英惠实现自身的非暴力,摆脱噩梦,却仍然无法规避暴力的侵犯,甚至带来反作用——英惠被诊断为“精神异常”并送往医院。这时,在英惠看来,肉身无法解脱,变成花也依然陷入关系之中,内敛而安静地实现自由已然无望。还可以如何呢?在众人的围观下,英惠便以赤裸上身、咬死小鸟的方式宣告了与旧自我的告别,这无异于以人类祭祀的仪式毁灭过往通向未来。

与绚烂但脆弱的花朵不同,同为植物的树木显露了别样的生命气质。“在原始意义上,无论是对于森林中的原始人还是对于智者来说,宇宙树确实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的佼佼者[8]。”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变形成树被视作是神对放纵欲望者的惩罚,如爱上生父诞下不论结晶的没药树米拉(Myrrh)公主;在韩国作家李承雨的《植物的私生活》中,树恰恰被视作爱情纯洁与神圣的象征,是对欲望与本能的超越。人类与树木的关系,从人类的始祖跳下枝蔓的那一天起似乎在慢慢变得疏远,但存在于人类文化基因当中的对树木的敬仰与依赖之情却贯穿始终,无疑是更坚韧伟大的存在。

“花路”的碰壁,让韩江转向使用“树人”蜕变作为女性归处的理想主义重塑。当英惠无法在花朵中获得生命的宁静与力量时,是树木让英惠找到了从暴力世界出走的诺亚方舟。相较于低头拾花时产生的居高临下之感,抬头瞻仰大树时体会到的渺小之感,两者带给人的心理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医院园区中央高大的榉树吸引了英惠的注意,树木所蕴含的包容与悦纳的生命气质与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这种呼唤下,英惠终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付诸行动。逃身于森林中,英惠找到了理想的群体生活秩序,每一棵树都有自己充分的生存空间,吸收阳光和水,无需以杀害其他生命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彻底拒绝了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在树木的包围中英惠获得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在《素食者》中,英惠曾这样描述过一个梦境:“我在梦里倒立……身上长出了树叶,手掌生出了树根……一直钻进地里,不停地,无止境地……我的胯下仿佛要开花了,于是我劈开双腿,大大地劈开……”([6], p. 151)韩江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找到了人与树的对应关系,身体的倒置与树木的直立迫使人不仅要剥落自身的动物外壳,更要彻底转变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才能成为一棵真正的树。英惠的“树变”过程,跳出了人性兽性纠缠的思

维牢笼,唤醒我们曾经同大自然、同集体亲密无间的共生关系。“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9]。”韩江让英惠成为人类社会的逃逸者,同时也赋予英惠物种之间沟通使者的神圣使命,让女性与树木联合,拓宽了女性乃至人类生命的维度。

“动物进化的顶点是人类,植物进化的顶点是树。因此树和植物世界代表未被破坏的自然产物的简单性和直接性[10]。”当两个物种的顶点以最具包孕性的形式重构,实现对“树人”的追求以后,它无疑达到了超越,成为更具神性的存在。没有歇斯底里的倾诉与说服,孤立无援的蜕变如同暴风雨来临前海面下涌动的暗流,湍急而沉重。变形成树后英惠无声的呐喊,是向内探寻的包孕与力量。韩江给予了植物和女性充分的尊重,让被漠视者的生命同样具备了崇高潜力,更重申了女性兼具柔软与力量的美好生命力。

4. 以颜色作为意象担负直觉外化的功能

“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不但如此,有时色彩竟是歌词而形象只是伴奏;色彩从附属品一变而为主体[11]。”世界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人们的大脑对于颜色的反映是人类的生命本能和感性外化。“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12]”,而这种美感的形成无疑受到来自地理、气候、宗教、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共通性与特殊性,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世界之中。

颜色意象在文学世界中的建立是以民族心理为基础的,反映了集体内部对于色彩文化的认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色彩体系区别于其他色彩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韩国文化中的色彩观念较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阴阳五行说和理学思想等的影响。成书于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的韩民族官修史书《三国史书》,是最早反映半岛地区色彩观念的文献。根据文献记载,分别代表着东、南、中、西、正五大方位的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是韩民族文化中的五大正色,其中青色、赤色和黄色分别与青瓷、英雄和皇权相联系,属于上层社会地位的象征;黑色和白色则相较之下在民间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和喜爱。在韩文化的五色与五行对应关系中,黑色属水,表示北方和冬季,是永眠的色彩,因此也和死亡、磨难、困苦等含义相联系,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中达成共识的色彩内涵。例如,在金英夏的历史小说《黑色花》中,象征死亡的黑色花在多重的时间记忆里被作者来回调动,语言、血统、文明甚至是味觉的遗失,都沾染了黑色花致命的毒香。

黑色作为《素食者》的主色调,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女性现实性的强弱对抗,但却是为全书反暴力指向服务且不可或缺的非暴力气氛,将现实世界与梦境、植物为代表的幻想世界链接了起来。在处女作《玄鹿》中,玄鹿作为生活在煤矿中的人们的化身,寄予了韩江从黑暗中出走寻找光明之意。正如韩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我们人本身就是玄鹿,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寻找光明[13]。”《素食者》继承了韩江在《玄鹿》中对人性中黑暗与光明两面的思考。在《素食者》中,黑色是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颜色。黑色意象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是在丈夫小郑描绘妻子平日的着装上:“一身生怕惹人注目的暗色系衣服”、“款式极简的黑皮鞋”([6], p. 2)。与丈夫眼中英惠平平无奇的性格相一致,她的衣着打扮也毫无特色,在人群中极不显眼。然而,当英惠在漆黑的夜晚,从弥漫着浓雾与血腥的森林噩梦中惊醒时,冰箱里冷冻的鲜肉、恐怖的梦魇,伴随着冷气与黑夜,瞬间包裹住了身着单薄白色睡衣的她。从此,“黑色”不再仅仅局限于英惠的着装,而是与梦境意象相互裹挟,共同营造出一种低沉、压抑且令人战栗的氛围。在充斥着恐惧与荒诞的难解噩梦中,并没有太多具体或特定的事件场景,仅仅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像无声的城墙,英惠被牢牢地困住。为了摆脱噩梦,英惠用黑色塑料袋打包丢掉了冰箱里全部的冻肉,拒绝母亲炖煮的黑山羊肉汤,割腕自杀泵出的鲜血也在风干后成为了黑红色的污渍,和儿时父亲虐杀的那只小狗嘴里吐出的黑血一样。在斑斓的生活中,黑色似乎成为了对于英惠来说格外敏感的存在,她的世界仿佛仅由黑色构成,这种颜色既记录了她所遭受的一次次伤害与痛苦,又呈现出一种冷漠的抽

离感。姐夫选择在夜幕中为英惠进行人体彩绘,小说中出现次数不多的缤纷亮色驱散了英惠黑色的噩梦,但紧接着,姐夫却又在黑夜中侵犯了她。当姐姐仁惠来到精神病院探望时,身着灰白色病号服的英惠正伫立在漆黑的树林与黑色的暴雨之中。她渴望变成树林中的一员,而其素爱的黑色衣衫也仿佛随着这场大雨被冲淡了。

作为叙事环境的必要补充,《素食者》中的黑色意象承载了英惠的心性、情绪和苦难,将爱与痛全部吸收。在英惠的生活半径中,她扮演着女儿、妹妹和妻子的角色,如同姐姐仁惠一样,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维系着家族的和谐,却唯独不能做自己。这种矛盾的焦点表面上在于是否吃肉,实则却是女性生存焦虑的集中爆发。英惠的普通与温顺,直观地体现在她未曾染色的乌黑长发与暗色着装上。她试图利用黑色在压抑的环境中隐藏自己,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无声的顺从。此外,文本中流动的“黑色”意象,不仅表达了英惠内心的恐惧,暗示了施暴者的胁迫,更深刻地具象化了受暴者的挣扎。韩江在《素食者》中所思考的人性与社会的磨杀之痛,在意象的堆叠中,以黑色的情绪展现了出来。当英惠成为黑色潮流中不起眼的一个暗点时,她完全可以保全自身,但一旦她尝试改变,不与肉食者为伍,群体的压力便会像潮汐一样迅速向叛逆者袭来,直到鞭挞出黑红色的血。韩江以极具个人标识度的写作方式控诉了社会集体对女性的束缚,还原了处在话语权下游的失语者的脆弱与出离,将抒情与创痛融为一炉,既隐忍又大胆,具有很强的实验性。

5. 结语

“意象生成统摄着一切:统摄着作为动机的心理意绪(‘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统摄着作为题材的经验世界(‘烟光、日影、露气’、‘疏枝密叶’),统摄着作为媒介的物质载体(‘磨墨展纸’),也统摄着艺术家和欣赏者的美感。离开意象生成来讨论艺术创造问题,就会不得要领[14]。”《素食者》的成功,充分彰显了韩江对意象的出色驾驭与独特的文学风格。“梦境”是解剖旧秩序的处所,隐秘而又虚无;“植物”是重建新秩序的希冀,常被忽视却又坚定;“颜色”是言说自我、链接新旧的符号,丰富但又含蓄。三重意象相互支撑,共同形成了抵抗“肉食世界”的反暴合力,将英惠个人的华丽转身熔铸于对人类脆弱性的哲学思考当中。韩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为内向的韩语文坛撕开了一道充满无限可能的裂口。正如她曾经形容自己的写作,“我觉得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在一旁凝视火苗燃烧,直至熄灭。也许这就是小说所能做的一切[15]。”韩江以女性特有的柔情与诗意,点燃了现代小说中意象运用的火柴,燃烧起呼唤文明的诗意之光。

基金项目

辽宁大学校改项目“以思政教育与文学鉴赏协同教学育人——《文学鉴赏与批评》课程构建”(项目编号:JG2024KCSZ12)。

参考文献

- [1] 오은엽. (2016) 한강소설에 나타난 '나무' 이미지와 식물적 상상력: 「채식주의자」, 「나무불꽃」, 「내여자의 열매」를 중심으로. 한국문학이론과비평, 20(3): 273-295.
- [2] 김명주. (2020) 한강의 「채식주의자」에서 피, 섹스, 나무 이미지 재구성. 인문학연구, 59(4): 27-51.
- [3] 于智雯. 韩江小说中的植物意象隐喻——以《素食主义者》为主例[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0, 36(9): 177-182.
- [4] 于航. 韩江小说中植物意象的文化隐喻[J]. 外国语文, 2025, 41(3): 84-93.
- [5] 赵毅衡. 梦: 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104-111.
- [6] 韩江. 素食者[M]. 胡椒筒,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 [7] 文贞姬. 我们去摘玫瑰花[M]. 薛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286.

-
- [8] 양정현. (2017) 현대소설에 나타난 나무변신의모티프연구: 이승우, 이청준, 한강의소설을중심으로. 문학과환경, 16(1): 73-122.
- [9] 毕桂涛. 矛盾、觉醒与救赎: 韩江小说《素食主义者》中“植物性回归”的隐性表达研究[J].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3(2): 121-126.
- [10] 约瑟夫·坎贝尔. 英雄之旅[M]. 黄珏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190.
- [11] 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2: 202.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549.
- [13] 吴越.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 215.
- [14] 叶朗. 美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48.
- [15] 郑周明. 韩江: 以女性的声音, 向人类和历史提问[N]. 文学报, 2024-10-17(006).